

那天,听一位初识的朋友谈他的心路历程。

他曾身居高位而日理万机,有一天,心血来潮,要求孩子为他预写一则“祭文”,因为在新加坡华文水平江河日下而又继续下滑的情况下,他担心孩子在他百年之后写出错别字连篇的祭文,贻笑大方。他说:“写好收着,才能安心瞑目呀!”

万万想不到,孩子的“祭文”才写了几句,他便喊停了。他心重如铅地说道:“真的读不下去啊!”

“祭文”是这样写的:“我的父亲去世了,可是,我对他了解不多,因为他生前把所有的精力都奉献给工作了,很少时间和我相处……”

句句属实,但字字宛如芒刺犹如刀尖,直捣心窝。

他痛定思痛,决定转换人生跑道。

没了权力、少了收入,但是,赢得了一整个感情的世界。如今,父子谈笑风生,宛如知己。跳出了原来的桎梏,回首前尘,才发现过去叠床架屋的繁琐行政和惊涛骇浪的人事倾轧,对于精神其实都是一种无形的折磨。

孩子的“祭文”,让他在人生道路上作了一个美丽的U转。

U转之后,才豁然发现眼前风景居然绚丽如斯。

曾读过一则韵味无穷的短文,大意是说一位年轻人赶去会晤老禅师的路上,看见一头牛被绳索拴在树上,周遭是一览无遗的丰饶草原,牛儿想去吃草,可是,转来转去,却怎么也无法挣脱那道绳索。年轻人见到老禅师后,劈头便问:“什么是团团转?”老禅师云淡风轻地说:“皆因绳未断。”老禅师一语中的,年轻人瞠目结舌。老禅师微笑地说:“你问的是事,我答的是理。你要谈的是牛被绳缚而脱

陀螺与风车

（新加坡尤今）



走路的云

身不得的事,我想讲的却是心被俗务纠缠而不得超脱的事,一理通百事啊……”

在上述短文里,有几句醍醐灌顶的话:“因为一根绳子,风筝失去了天空;因为一根绳子,水牛失去了草原;因为一根绳子,骏马失去了驰骋。”

那么,在俗世里,绳子指的是什么?金钱?权力?欲望?是,都是。

众人为了它们,东西南北、上下左右,团团团团地打转。天空辽阔,他们却没有翱翔的自由;大地无垠,他们却没有遨游的时间。因为一根绳子,他们典当了亲情;因为一根绳子,他们押上了一整个人生。

然而,尘世中还有一种情况,比这更不堪。身怀理想的人,因为稻粱谋而被一个犹如粗绳般的庞大机构紧紧地拴着,没完没了的行政杂务排山倒海,一无是用的冗长会议天天重复,人就像一只陀螺,在原地团团团团地打转,却又不晓得为了什么而转;转转转,转啊转的,转得身心俱疲。美丽的理想在大小绳索重重捆绑之下,尚未好好发展,便已夭折。为了工作,他们典当了亲情、他们押上了自己的人生,最终却是竹篮打水,一

无所得。

高瞻远瞩的主管,是不会让下属当陀螺的。他会鼓励下属变风车。风车和陀螺一样,也在不绝地转,但是,风车在转动的当儿,也淋漓尽致地发挥了强大的作用。在荷兰,风车除了用以排水之外,还同时充作榨油、锯木、灌溉、研磨农作物等等用途。人,不也一样吗?如果人生方向明确而又碰上能够让自己发光发亮的主管,纵然是“捆绑”于一个机构,人生的意义依然可以很好地彰显。

千里马,需要的是伯乐。遗憾的是,大部分主管要的是陀螺。

不能忘记的灾难

沈同宝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加快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部署。1937年7月7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日本

军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同年的8月13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日军进攻上海,遭到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打了十天,日军毫无进展,于是改进攻方向,企图从宝山沿江地段登陆,从北边迂回进攻上海。8月23日半夜以后,日寇的第三师团第十一师团,集结在宝山沿江江面的军舰上,从罗泾小川沙登陆。先是发照明弹,把罗泾地区照得如同白天,并从军舰上用大炮向岸上猛轰,然后用汽艇载着登陆的鬼子兵向岸上发起登陆进攻。当时中国军队没有准备,守卫在罗泾沿江的中国军队只有一连兵力,且分散在石洞口至雪泾塘约十几里长的江岸线上,面对日军大兵团的登陆进攻,虽也进行了抵抗和反击,但寡不敌众,很快就全部壮烈牺牲。到中午,只用了半天时间,登陆的日军已占领了西到沪太路,界泾河(嘉定与宝山的界河)北到浏河镇,南到罗店镇的顾泾河以及罗店北面的大片土地。

守卫在上海的中国军队闻讯后立即赶赴罗店镇和沪太路西这一带进行布防,对日军阻击,我军以界泾河为第一道防线,浦华塘为第二道防线和日寇进行了激烈的战斗,在此期间,中国军队先后调集了七十八个师的增援部队和日军作战。罗店镇的战斗更是异常激烈,曾六次失守又六次收复,双方都伤亡很大,被称为“血肉磨坊”。

淞沪抗战打了三个月,后来日军又从金山卫再次登陆,直插昆山,中国军队受到日军的两面夹击而放弃了战场,从上海撤退。但淞沪抗战有很大意义,粉碎了日本军国主义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

日军在罗泾小川沙登陆,面对的就是手无寸铁的极善良的罗泾老百姓。这一天夜里,天气很热,日军登陆时,有人还在稻田里灌水,大多数人已经睡了,人们毫无思想准备,当听到军舰上的大炮轰鸣声,看到照明弹的亮光时,才刚刚意识到灾难的来临,人们立即抛弃家产,赶快逃命。有人连衣服、鞋子也来不及穿上,只穿了一条短裤,赤着双脚就上路逃难了,妇女们更是披头散发,抱着孩子和男人们一起,向西方逃命。罗泾的大多数乡亲,逃到了较为安全的唐行、朱桥、姜塘、方泰等地。也有人逃到了太仓、昆山、苏州等更远的地方,从此过上了痛苦的流浪生活。当时我只出生两个月,是舅舅毛和尚从夹篮里把我挑到唐行,保住了一条命。

小川沙外有一个村庄闻家宅,住有十三户人家,日军登陆时首当其难,当时多数能逃的人都逃走了,留在家里的人、孩子、残疾人全被杀害。而闻爱生一家因老人孩子多来不及逃走,鬼子上岸后,就放火烧房,一家三代九口人,一个也没有活下来。

这场灾难,离开今天已经75年了,人们仍无法忘记,也不应该忘记。为此,在罗泾镇党校内建有“警钟长鸣,永志不忘”罗泾遇难同胞纪念碑,让人们永远记住历史。

每个星期淘书的时候,都会见到路边的老人,穿着白大褂,在给人理发。最初的时候并不在意。长年累月,就有点好奇了,走近一看,才发现是个老人。

心里那微微的一动,犹如琴盘上的起音被轻轻地击响,之后,便是绵绵不绝的温暖和感动了。每一次经过老人的身边,我都会意味深长地打量一眼。这一眼,犹如诗眼一样,唤醒了灿烂的记忆。

最初在乡下,只有一个国营的小理发馆。那个理发的男人,高个子,喜欢叼一支香烟,香烟装在红色的玳瑁烟嘴里。他的手细长,指甲留得很长。

很多独奏作品。越来越多的作曲家加入为中阮写作品的行列,出现了《丝路驼铃》《临安遗恨》这样的优秀作品。上海民族乐团作曲家顾冠仁的中阮协奏曲《塞外音诗》、周成龙的《阿尼玛青山》在历年“上海之春”上被推出,反响热烈。2001年刘波演奏《丝路驼铃》还随上海民族乐团登上维也纳金色大厅的舞台。

现在中阮已不单是一件可以独奏的乐器,而是发展为一个阮族。有些音乐院校还将高音阮、小阮、中阮、大阮和低音阮组成“阮族”乐队,演奏员多达七八十人的规模,场面令人震撼。今年4月1日,刘波和她的同行们在音乐厅的《丝路——国乐立方系列》音乐会上,以半场节目的规模,展示了上海阮族的实力。

十目谈 明刊一篇《宝琴赠与壮士》。

民乐传人佳话



《苏州园林》是已故古建筑园林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的第一本学术著作,作为建筑系教材于1956年在校内出版。时隔半世纪后,面目一新的中英文对照《苏州园林》,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版,在这次上海书展中受到园林爱好者的青睐。

《苏州园林》,除了剖析中国及苏州园林的历史沿革及造园技巧外,还附诸多名园的建筑测绘图等,故称得上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园林史实资料。尤其要强调的是,书中的196幅照片,是在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作者背着德国Rolleiflex 120方镜箱相机,以园林艺术家独特的审美眼光,将处于残垣断壁苏州私家园林抢救性地拍下的。每幅照片都配了几句宋词,益发意境深远。

叶圣陶先生在书摊上邂逅此书,将其誉为“建筑界和摄影界的创举”,并觉得这位老先生文学功底了得,却不知此时的陈从周还未及不惑之年。贝聿铭先生也是看了这本书来找陈先生当顾问的。而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发现了这本书,特地求先生去造个中国庭园。当今纽约大都会的明轩,就是陈教授在1978年根据苏州网师园殿春簃的格局去建造的。这是中国园林出口的第一个。

然而该书出版后,政治运动不断,变成陈从周的“罪证”之一。他后来无不感慨地说:“我有柔情忘未了,卅年恩怨尽苏州”。

新版的《苏州园林》,是十六开精装本,封面及内页,用文征明画的拙政园为陪衬,书名乃作者本人的毛笔题签。就像陈老的其他几本著作那样,为中英文对照,每幅照片旁的宋词,由书法家蒋启鑫先生用蝇头小楷写成。因为作者常讲:古要古到底,洋要洋到家。

由于本书用中英文对照,所以难点在于宋词的翻译。要译好宋词,先得查源。可这些宋词的出典,从《宋词三百首》中,只找到一二首。后来找了五个版本的《全宋词》,也不解决问题。最后张熹先生从三万多首四库全书的《钦定词谱》和《全宋词补辑》中进行搜索,才找到了出处。作者引用的这些宋词,亦并非全部照搬,还有自己的再创作,如图83“溪山无限好,雨余芳草斜阳”,上句出自曾纡的“菩萨蛮”,下句则源于黄庭坚的“画堂春”。

难能可贵的是本书的翻译朱文俊教授,他熟读了宋词出典后,用意译方式,并兼顾音、形、义,故英译既表达了意境,又读起来琅琅上口,可以说是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翻译方式。

理发

安武林

我每一次理发,都是爷爷督促的。有时候没带钱,爷爷过后给我交也可以。他们的关系很融洽。那一年,正是长头发和喇叭裤流行时,我从职业中学回到了村里。爷爷一见我就眼红了:“你赶快去理发。你要做流氓吗?”爷爷看我没动静,就用铁棍在炉子里烧红,拎着就跑出来了,他生气地说:“好,你不理发可以,我给你烫一烫!”吓得我撒开脚丫子就跑。爷爷的脾气我知道,说得出来,做得到。我在村里徘徊了很久,悲痛地去了理发馆。安师傅笑呵呵地说:“你爷爷要给你烫头发啊!”他的笑很慈祥,很善良,很宽容,烙在我记忆的深处。

上了大学,发现楼下有个理发馆。理发馆里是个老人,理发的都是大学退休的老职工。我喜欢上了这里,它触动了我温暖的回忆。每一次理发,我都有回家的感觉,似乎又看到了那个“安师傅”。可能大家都觉得很奇怪

吧,每次我理发的时候,那些排队的老头老太太们都会好奇地看着我。因为这里,我是唯一的一个大学生。大学四年,我一直在那里理发。可惜的是,我并没有和那个老人说过话,聊过天。我只是细细地聆听着推子在我的头上发出的清脆的响声和那种贴近皮肤的冰凉的感觉。我闭着眼睛,感觉眼眶里潮乎乎的。

有一次,淘完书,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到路边去理发。我对老人说:“理个光头。”老人低低地说了声“好”。他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光彩,有点混沌。我问他:“老人家,您高寿啦?”老人说:“77岁!”我问另一个排队

的老人:“大爷,您多大了?”老人家说:“75岁!”我笑着说:“你们看看,我多大啦?”理发的老人说:“我比你小!”我哈哈大笑,开玩笑说:“我67岁啦!”两个老人都像孩子一样笑了:“看看,我们都看出来,你比我们小吧!”

阳光暖暖地落在我的身上,四十多年的岁月像理掉的头发一样,轻轻地落了下来。但有些人,有些事,依然像血管里的血液一样,在我的身体里流动、奔涌。



在北戴河的日子里,无论我走到哪里,总是蝉声一片。特别是在海边与城市的隔离带上,在没有围墙不收费的森林公园里,我总爱徘徊其中。

最喜蝉声如海。北戴河阳光烤脸,紫外线强烈。而只要往那片树荫下随便躲一站,立刻满身凉爽。海风绵绵地吹,满耳的蝉声,惬意极了。不像内地的夏

天,不管躲到哪里,粘腻腻的湿热就追到哪里与之纠缠不休,让人苦不堪言。

蝉声一波一波涌来。能听见这些蝉声,却又找不到这些让我感到舒心的蝉躲在什么地方。蝉声一片,一片蝉声,宏大、辽阔,深如大海。这样一番意境,真如某些古画中竭力展示的意境:蝉鸣景更幽。

说起中国传统民族乐器,人们多半会说到二胡、琵琶、唢呐,而很少有人会提到阮。其实阮才是真正的我国民族乐器,相传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二胡、琵琶、唢呐都来自域外。

但阮似乎一直未被重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的专业音乐学院还没有开设阮的专业课。80年代初,北京的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开设阮专业课,招的学生很少,仅一两个,还没有教师,由其他专业的老师兼课。

上海民族乐团演奏家刘波作为我国音乐院校最早一代阮专业的学生,回想当年学院的经历,也有一些感慨。

刘波从小跟表姐学柳琴,遇林吉良老师,“跟我学中阮吧”,林老师说。那时人简单,学什么乐器不与将来前途挂钩。于是刘波就成为林老师的学生。1982年夏,刘波在老师的建议下准备报

考音乐学院,但各音乐院校都没有招“阮”专业的,只有上海音乐学院的简章写着:“凡民族乐器择优录取”。在林老师的鼓励下,刘波选择报考上音。

从大连乘船到上海,刘波独自来到上音教学楼等候着准备进去参加考试,一位教授模样的老师朝她走来,劈头就问:“你考什么?”刘波指着手中的中阮说:“就考这个。”这位老师马上摇头说:“我们不要这个(乐器)”,说完径直进到考场里去了。

刘波几乎要哭了出来。回到旅馆,把经过告诉林老师。不料林老师听完,却展开笑脸说:“他们没听过这个乐器,你去弹给他们听,他们听了就会要的”。果然,刘波再去,结果成为上海音乐学院第一个阮专业的学生。

虽然进了音乐学院,因为阮

是新专业,没有教材,刘波还是靠林老师自己编的教材学习。学校也发动作曲系学生为阮写作品。老师和同学都喜欢开玩笑,你就是研究生,自己研究自己的专业。大学毕业时,唱片公司为刘波出了第一盒阮的个人独奏专辑。

说到一毕业就进上海民族乐团,刘波也觉得自己十分幸运。因为上海民族乐团在中国民族音乐发展历程中始终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最早成立的现代大型民族乐团,因此乐团在声部的编制上比较齐全和完善。乐团也是看中了中阮这件乐器在乐队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的发展潜力,所以刘波大学还未毕业,就有意向收她进乐团。